



余赛花

史 果 编 著

47.4

3

余 赛 花

史 果 编著

董天野 插图

(原中华上编版)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.125 字数 84,000

1985年6月新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186·590 定价: 0.47 元

前 言

佘太君(賽花)是我国妇孺皆知的人物。人們热爱忠勇卫国的杨家将，同时也热爱杨門女将的代表人物佘太君。人們对她那种忠心耿耿、百岁挂帅的老当益壮的精神，給予很高的评价，赞誉她为“不老松”和“长寿星”。

佘太君在历史上实有其人。不过，她不姓佘而姓折(西北有些地方的人，讀折如佘，因而訛传)，山西保德州折窝村还留着“折太君墓”。她的父亲折德展(即小說中的佘洪，展讀以)，是宋朝的府州节度使。她家和杨家，都是以地方抗辽武装起家。折德展和杨继业的父亲麟州刺史杨信(即小說中的杨褒)，都是先仕后汉，后仕后周，因此两家联姻是极自然的事。

保德州志的列女传中，記載了佘太君的生平事迹，說她为人“性警敏”，曾“佐夫立战功”。杨继业因失去应援，在陈家谷口战败殉国，后来为他“告御状”雪冤的，也正是这位佘太君。

“佘賽花”这篇小說，描写的是她和杨继业青年时期的一段爱情故事，同时也描写了她英勇机智地协助父兄守卫边关的故事。故事主要取材于河北梆子“七星庙”和京剧“佘賽花”。小說中提到的杨褒的梨花枪法，以及高怀亮和崔应龙这两个人物，都取材于徽剧“杨滚花枪”。至于李豹来汴梁摆擂的情节，則采自徽剧“万里侯”。材料来源如此，笔者做了一些改写的工作，自知未必恰当，这是要請讀者批評指正的。

作 者 一九六二年一月

目 次

一	窺中原遼邦興兵.....	1
二	求援兵排云突圍.....	10
三	余賽花代父把關.....	18
四	解重圍割袍締姻.....	28
五	賞元宵弟兄肇禍.....	40
六	崔應龍夜搜余府.....	49
七	聞婚變賽花驚心.....	59
八	探虛實李豹擺擂.....	64
九	楊繼業百步穿楊.....	74
十	梨花槍老將逞威.....	83
十一	崔殿帥借刀殺人.....	92
十二	七星廟余楊重逢.....	102
十三	余賽花大顯身手.....	109
十四	高懷亮力擒李豹.....	116
十五	破奸謀英雄完婚.....	124

一 窺中原辽邦兴兵

在那唐末宋初——五代后周时候，西北府州地方有个余塘关。这关巍然雄峙在五虎山下，形势险峻。把关守将姓名洪，官拜永安軍节度使，声威赫赫。这余塘关却不是个等閑所在，它是当日抗辽前哨之一，儼然是保障中原的一道屏藩。

原来这时北辽已强大起来，它不止一次侵犯余塘，妄想打开一条缺口，以便进窺中原。怎奈余塘关坚如鋼城，每次都討不着便宜。但是敌人并没有死心，总妄想待机而动，卷土重来。

我們这个故事开场时正当夏末秋初，那时边城已是战云弥漫。一天下午，斜阳古柳中，忽聞有画角一声，悲凉而蒼劲，角声吹动，万山发出回音。紧接着，那五虎山的最高峰上，便出现了烽烟一縷，矗立天际。这景象，显然是发生边警的征兆。这时又有流星探馬在驛道上飞驰，惊沙四起，蹄声得得，直奔那夕阳映照的关門。

探馬报些什么？原来辽邦挂敌烈为帅，率領大軍五万，直指余塘，扬言要复



流星探馬在驛道上飞驰，……

数载屡败之仇。此时辽军前锋业已渡河，战机一触即发。

这敌烈是辽军宿将，颇知韬略。他认为以前屡次战败，都是因为余塘关城坚关险，易守难攻。因此，这一回改变策略，先派了一位使者，叩关下书挑战，邀请余元帅次日开关出战，两家在平原十里一决雌雄。

余元帅看罢战书，面色泛紫，须髯怒张，提笔批了“来日平原相见”几个字，遣发了来使。他的公子余勛在旁边看了，面现惶惑问：“爹爹为何轻许辽军决战？”余元帅带着余怒说：“叵耐敌烈那厮竟敢笑我只会伏路把关，不会野战；老夫明日定要走马沙场，搦旗斩将，教那厮看看堂堂宋朝大将会野战也不会？”余勛说：“敌众我寡，敌强我弱；以关上五千守军，怎能抵敌辽人数万之众？父帅若是轻出，倘有疏失，那还了得！”余元帅张目问：“孩儿，你忘了八百勇士守住余塘关的故事么？辽军虽多何惧！”

余勛明知这一战十分凶险，但又无法谏阻，猛然想起说：“吾家现有个女诸葛，父帅要出战，何不先问一问她呢？”余元帅微哂说：“你是说你那妹妹吗？罢了！常言兵凶战危，她一个闺秀家，何必来过问。你传令下去，将我那御赐的青狮大纛悬挂关门，敌烈那猪嘴敢于伸近的话，教他小心狮子的牙吻！”

次日，余元帅出战前，先带领将校，登城巡视。这位老将擐甲挂剑，立身女墙边，了望关外战场。他那一把已略显苍然的美髯，在晨风中微微飘动，映着那张为风日所炙的紫红脸，一望而知是百战沙场的大将。

余塘关的地势又生得好！城堡屹立在一个高岗上，三面环水，一面通达平原，关外二里路的地方，便是鴉儿河。河身

不宽，但流水湍急，更加石骨成堆，嶙嶙然排列如锯齿，客兵休想涉水而渡。河上有道鴉儿桥，过桥，就是平坦的砂坝，象一条狭窄的走廊，这就是未来厮杀之地。

余元帅遙指鴉儿桥，回顾众将問：“桥边芦花深处，配置了弓弩沒有？”公子余勛說：“已埋伏了連环弩，敌兵敢于搶桥，必然无幸！”余元帅点头。忽然側耳而听，判断說：“唔，这是胡笳声！……是的！”

可不是？一陣陣的笳声，从远处峰际传来，在那紧促而凄愴的笳声中，只见那些山峽小径、岩谷縫中，冒出了无数黑点，象蝇子样，蠕蠕而动。才一霎眼，黑点已遍布山野。这是辽軍大举进扑。关外群峰，烽火接天。

看了这个来势，余元帅回視公子說：“今日必有一场恶战！你妹妹为何不见？难道昨晚和我頂撞，今早还在呕气嗎？其实战陣之事，份属男儿，她們妇人女子大可不必預聞！你去传令，不得我的令箭，府中女眷一律不許出战！”余元帅吩示毕，才要传命开关，忽见那执掌御纛的家将面上失色，他老人家就大不高兴說：“余彪！你莫非有些怯战？”

余彪挺立說：“末将跟随元帅鞍前馬后，打了二三十年仗，几时怯过战来？不过今天敌兵势大，其来有如野火，元帅倘若輕出，只恐惹火……”余元帅瞋目說：“哼！你难道不知辽人习性，易进更易退么？当年八百勇士……”余彪低声說：“当年末将也在八百人內。”余元帅嘉許說：“佳哉，儿郎！你既是余塘勇士，可随老夫迎击敌軍，一显当年威风！”于是吹角擂鼓，大开关門杀出。

这时辽軍前鋒已迫近鴉儿桥，敌烈因探知关上兵少，传令

渡桥搶关。桥边芦花丛中伏弩齐发，辽兵被迫后退。稍后，它的鉄甲馬軍又继起猛扑。余塘将士虽然人数不多，但都是身經面战的健儿，见敌軍冲来，立即引轡接战。呐喊声、矛盾相击声，轰然雷震。混战中，忽见辽軍先鋒耶律熊立馬桥头，手舞巨錘，錘上遍染血污，嘶声狂喊：“我已夺得此桥，巴图魯！上！上！”

耶律熊正喊哩，不提防桥边轉过一員虎将，那将金盔宝鎧，神威凜凜，騎一匹紅鬃馬，毛片赤如火炭，那馬足力好快！就如一团烈焰，飞到桥头，那将直取耶律熊，手起一鞭，先鋒倒撞落水！桥边的連环弩趁势放箭，搶桥辽兵齐退，余塘軍复夺鴉儿桥。

夺桥的虎将乃是余洪。余元帅杀退辽兵，勒馬卓立桥上，遙望对陣，只见黑龙纛旗下有个穿紅袍的辽将，那将耳上戴着一对大金环，在阳光下閃閃发光，他似乎正为先行落馬，在那里責罵众将。余元帅料定他必是敌烈，暗想：“射人先射馬，擒賊須擒王，此时若能生俘敌烈，勝負可以立决！”

于是他把公子喚到馬前說：“我家世守边关，从不曾以寸土让人；如今我把守桥的重任交付你，你須力保此桥，休要有愧祖烈！”余勛毅然說：“决与此桥共存亡！”余元帅又喚余彪吩咐說：“你速精选一百騎，跟随老夫突陣，斬将擒王！”余彪取出銀笳，吹了起来，只见騎士紛紛奔集桥头，一百騎登时选就，余元帅命高扬青獅大纛，率領百騎，突入敌陣。

敌烈的护卫却是一班驍将，不但十分慍悍，而且各怀武技。有的善于騎术，能負伤而不墜鞍，甚至乘人不备，擒捉过馬。有的善使飞石飞鏢，百步取人，无不如意。有的擅长蛮牌

滾刀，伏身陣中，剪取馬蹄。更有一班錘將，結成環陣，遇有敵將墜馬，立即萬錘交下。

余元帥這支軍突入陣中，與遼將發生惡戰，余洪匹馬單槍，力襲而前，看看進抵黑龍旗下，與敵烈相距咫尺。余元帥說：“敵酋，你軍屢戰屢敗，不思悔改，又來侵犯；老夫特來取爾頸血，清洗關前被污之土！”敵烈冷笑說：“老匹夫身陷重圍，死在眼前，還不自知？”余元帥說：“你既敢挑戰，何不引轡向前？”敵烈狠聲說：“少時拿住，定要生割爾肉，喂養我的狼犬！”

余元帥正要縱馬向前，冷不防斜刺里竄出一個滾刀手，疾如旋風，徑砍馬足。余元帥的戰馬靈警，前蹄躍起，刀手一剎未中，人却滾到馬腹下，用刃仰刺，戰馬受創翻倒，那險惡的刀手立被壓碎，可是余元帥的一條腿却被壓住，頭上金盔跌落，露出星星白发。敵烈飛馬趕到，耳上金環連連擺動，舉鬼頭大砍刀，獰笑露齒說：“無知匹夫，自來送死！”刀鋒立下。

但是，這時還有另一刀鋒與敵烈刀鋒同時并举。那刀鋒飄警如電，敵烈才怔得一怔，頭上的貂皮盔已被削落，若不是頭低得快，已成去蓋的葫蘆。揮刀的是一員騎將，來時剽勁如風，刀法慙猛已極，削盔之後，順勢下剎馬項，那馬受刃狂跳，敵烈被顛翻地上，



敵烈才怔得一怔，頭上的貂皮盔已被削落。

声息俱杳。他那伙护卫望见，慌忙向前救起，退向陣后。

来将并不追赶，勒馬陣中，凜如天神。那将的身材不甚高，黑甲黑馬，甲上齿齿龙鳞，綴以金色花飾；戴一頂雪花鑲鉄盔，脑后撒一簇蓝纓，面上罩着銅面具。战馬小而神駿，体黑如鴉，身带点点血癍，掀蹄噴沫不已。

这黑甲壮士从何而来？原来他也在百騎之内，当騎士勒馬陷陣时，他虽然随队而进，但战来平平，絕少精采，因此同伴都暗笑他无勇，他也不去理会。直到此刻，匹馬单刀救了主帅，这才大大显露风采。

不过，余元帅虽然遇救，家将余彪却因力攀敌旗，誤中飞鏢，殞身錘陣之内。其余的騎士，伤折亦重。幸而黑甲壮士沉着不乱，当即收集从騎，他自己一馬当先，众騎随后，力保余洪，突围疾走。将到鴉儿河边，辽兵已追及，正危急間，喜得公子余勛引兵杀到，于是并力杀退辽兵，保余洪回关。鴉儿桥守軍鏖战終日，矢石已尽，也撤回了关上。辽兵蜂拥渡桥，要乘势搶关，关上乱箭射下，势如驟雨，辽兵被射翻无数，稍稍后退。关上待自家軍馬撤完，紧閉关門，拽起吊桥。辽兵又呼嘯而来，将关门紧紧围住，从城楼下望，恰是人如潮水，城如孤島。

余元帅回关檢視伤痕，左腿骨已断，虽經軍医調治，却是疼痛不止。再一检点人馬，三分已折其二，余彪英勇战死，余公子也受箭伤。余元帅伤悼余彪之死，不禁洒下几滴老軍人之泪說：“伤哉，余彪！……老夫輕敌，害汝捐生陣中！”余勛劝慰說：“父帅請止悲，我軍今日虽敗，且喜余塘关又添了良将了！”

余元帅精神一振說：“你纵不提起，我焉能忘怀此人？此人于我有活命之恩，論功今日应推第一。佳哉，壮士，論他的勇概，还在余彪之上，关上有如此好将，我竟毫无所知，这不是有眼无珠？不过，說了半天，他毕竟是誰呢？”余勛說：“他的面具未除，还看不出面目。”余元帅說：“莫不是老将雷万？除了他，誰有这般驍勇？”余勛說：“决非雷万。須知，老将的身量要比壮士高出三寸以外。”余元帅說：“要么是馬保？”余勛說：“不象。馬保不善用刀。”余元帅說：“不管是誰，且引来见我。”

黑甲壮士应召入帐，他的行步蹣跚，似乎不胜疲劳。余元帅意欲自床上坐起，不觉触着伤痛，发出輕微的“啊啊”。黑甲才要参謁，余勛代他父帅传話說：“甲胄在身，免参！”黑甲站立。

余元帅熟視黑甲說：“今日若非壮士相救，老夫已作刀头之鬼，有功不可不賞。”說至此，回面問公子說：“咱們府庫中还有多少黄金？你命人尽数取来，如此良将，便是酬他千金，也不为多。”

黑甲摇头，表示辞謝。余元帅点头贊叹，对公子說：“此人不受金帛，大有风标！”余勛也說：“确非常人能及，真佳士也！”余元帅又說：“壮士欲受何等酬劳，何妨直言呢？但凡老夫力所能及，无不从命。怎么？你并无需求？……这如何使得！不如待老夫奏过天子，命你做个保卫指揮使，你看可好？”

黑甲不作声，似在思索。余勛插口說：“壮士，指揮使官职非小呵！”不料黑甲仍淡然摇了摇头。余元帅扬起一对花白的浓眉說：“怎么？連朝廷官职也不受！壮士須要晓得：我爱重你，并非为的报私恩，实是为国家选拔将才。壮士何須多辞？”

只听黑甲微声說：“小将不为求官而来，元帅恕罪！”語音顫动，似乎疲困已极。余元帅若有所思，忽問：“壮士休要见怪，我听你的声口，还带些稚气，想来你还未婚配罢？”

这一問可謂問得出奇，然而黑甲竟破例点了点头。余元帅因为这一猜居然猜中，一时竟忘了腿伤，哈哈大笑說：“你既然未婚，何不早說呢？老夫府中有一排云，此女子不但容貌出众，而且武艺超群，壮士若不嫌弃时，就由老夫作主，許配足下为婚；这該沒得說的了！”余勛接口說：“壮士，你的造化不小呀！”暗示他快快致謝。

却没有料到，黑甲依然搖頭。余元帅慢慢有些不悅說：“这就奇了！这不要，那不要……說了半天，你究竟姓甚名谁？怎么，你至今还戴着面具，不肯示人以风采？来！来！待老夫亲手与你解袍除盔。”

奇怪！黑甲似乎有所恐惧，竟連連后退。这当儿，余勛走前两步說：“由我代劳吧！”一面說，一面已将黑甲系盔索解开，索解盔落，面目披露，众人一看，无不駭然。

原来黑甲竟是一个女子！一位驍勇无伦的將軍，頓時变做綠鬢朱顏的女郎，怎不令人惊駭？帐中沉黑，起初，余元帅还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及至細认，不觉脫口大呼：“賽花？……娃娃！……原是你啊！”余勛更是不知所措，伸出双手，流着眼泪，口里喃喃說：“啊？……賽花？……啊，妹妹！”黑甲呢？这时却汗出如雨，面色发白，而且踉蹌欲跌。余元帅父子大惊，齐呼：“这是怎么了？”

呼声未已，忽见一个穿小紅袄、綠半臂的少女，从屏风后快步而出，黑甲正将傾跌，早被她一抱抱住，連喚：“姑娘！姑

娘！”一面急替黑甲卸甲，勒甲縴才解开，忽听她惊呼道：“我的天，护心鉄鏡碎了！”余元帅駭然說：“排云，快看看姑娘伤着哪里？”那少女急把黑甲扶往后帐去了。

不必多作介紹，所謂黑甲壯士，自然就是余洪的爱女賽花了。不过，趁着这个空档，却要說一說余賽花是怎样一个人物。



黑甲正將傾跌，……

賽花是个十八岁的姑娘，她的丰神特出，性情警敏。不錯，論她的身份，是名門之女，帅府千金，但由于她生长的年代不同，因而从小便养成一种气概，和一般所謂大家閨秀不同。原来，那时国内經過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，中原扰攘不息，国事紛如乱絲。而北方的契丹(辽)却强大起来，趁势南侵不已。賽花生长西北，感怀时事，心念邦国，同时又受了父兄的熏陶，打少年时代起，便把卫国守土引为己任。边地的风俗，本来讲究习武，就是女儿，也有不少学騎射的；賽花得了这个便利，自然悉心讲求，平日不但喜欢盘馬弯弓，掄刀試劍，而且研习兵法，頗通将略，因此，虽然还在年少，却已具有巾幗英雄襟度。

不过，賽花虽有这等才調，余洪却別有见解，等閑不放她走上战场。这因为：一者他名下只有这个女儿，平日爱如掌

珠，兵事主凶，战事主危，怎能让她去躬冒矢石，出入鋒鏑？二来他还有个固执的看法，总认为女孩儿家自宜恪守閨訓，哪能大馬金刀，与敌对垒？就是教她学得些武艺，也无非借以防身，是个备而不用的意思。余洪的见解既然如此，这就无怪要严令女儿不許出战了。

但是賽花惟恐老父出战不利，劝阻又无效，不得已才改扮甲士，暗地随去保护。賽花既罩上銅面具，自然不怕人識破廬山真面了。

二 求援兵排云突围

再說余元帅怕女儿伤着哪里，焦急万分。回想前事，又是慚愧，又是心疼，一心只等着后帐消息。

然而，比余洪更感焦急的，还有一个人，那就是排云。排云是賽花的貼身丫环，年紀也只有十七八岁。她生得很丰满，一头浓黑的秀发，一双眼睛大而有神，皮肤微带紫棠色。她的性情豪爽，举止活泼。平日因受女公子影响，也喜欢搬弄兵器，长于技击，更难得的是，她的騎术精良，为一班家将所不及。她平时敬重的，也就是她这位女公子，而賽花也从不拿她当平常奴婢看待，两人倒象一对知心密友。正因为这个緣故，排云对女公子的安危，怎能不表示最大的关切？

当她把賽花扶到后帐的时候，賽花突然睜大了眼睛，光采四射，同时伏在她肩头上，低声說道：“你不要失张失智，我又不曾伤着哪里，只为目今情势紧急，須要速作安排，我怕我爹和我嘮叨个沒完，才使了这个脫身之計。如今，你可去告訴帅

爷,就说我身上毫无伤损,只不过激战之后,神疲力倦,只消静息一会儿,就会复原的。”

排云依言走到前面回复了余元帅。等她回轉来时,赛花已卸了铁衣,此时不及理妆,身上只随意披了一袭蔚蓝色斗篷,头上挽做一窝丝,用鹅黄绢帕缠了头。排云复命说:“说过了,帅爷放了心,叫姑娘好好养息。”赛花点头说:“这就是了。……排

云,你看我今天的举动,可象个奇男子,大丈夫?”排云故作淘气说:“还说大丈夫哩!那样跌跌撞撞



的,吓了人

“你看我今天的举动,可象个奇男子?”

一身汗!”赛花失笑说:“怎么?不是大丈夫,帅爷会把你赏给我做……吗?”排云说:“不害臊!你不是说有紧急的事吗?还说这个!”

赛花忍笑说:“紧急是紧急,可也急不得。咱们来说正经吧,今天这场败,关上元气大伤,剩下的人马还不满两千,而围城的敌军却有四五万人,若要解围,只有依靠外援。若说向朝廷告急哩,远水救不得近火。眼前只有一条路,就是就近向麟州搬取救兵!”

排云說：“麟州？是火山王楊衰嗎？”賽花說：“自然是火山王。不过，这又有一件为难处。火山王和我爹原是老朋友，不料遭受奸人挑拨，两位老友失了和，已多年不通音問。我爹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在这种时候，他怎肯老着脸去向火山王求救？为此，我才想到不如由我出面，去麟州搬兵，这就需要一个胆大心細的人，突围而出。”

排云略作思索，把双眉一扬說：“姑娘，把这事儿交給我。”賽花抓住她的手問：“你拿得穩？”排云說：“包管三天內搬來救兵！”賽花說：“三天內有救兵，我就能死守三天。”排云說：“姑娘若能死守三天，奴婢就是登刀山，越劍樹，也要搬得兵來！”

一件旋乾轉坤的大事，就这样計議定了，賽花便去給火山王楊衰写信，排云开始作突围下书的安排。

排云所做的第一件事，不是別的，就是飼飲战馬。突围全要仗恃馬力，因此必須飼飲得法。她常騎的是一匹栗色馬，那馬的确是駿物，食飽飲足后，含轡不惊，待命即发。

其次才是装扮自己。为着行路方便，只好作男装。她戴一頂闊檐倒纓笠子盔，纓子作櫻桃色。穿一副巧制鋼甲，窄小附体。外面罩了青罗袍。背上插了一对短戟，腰間悬一口霜刃。結束停当后，揣了賽花书信，只等出发。

突围的地点选的是西門外一段較窄的河面，登岸的地方有一簇民房，那些房屋虽經辽兵烧毁，但焦壁頽垣仍在，正好作得掩护。

直等譙楼上起了四鼓，排云快要出发了，她向賽花告別，下个半跪說：“姑娘，下书容易，守城艰难，奴婢选了容易的，姑娘可要保重啊！”賽花扶起說：“我們家世代代鎮守府州，竭

智尽忠卫国守土乃是份内的事。你一路需要小心在意，不必以我父女为念，但不可忘了关内数万生灵！”

大约过了炊许时间，排云已由女兵驾船，连人带马渡过对岸。女兵掉船自回。西门外的辽兵并非不多，不过，这些辽兵很骄傲，当天，他们虽没有拿下余塘关，但打了一个大胜仗，在他们看来，取城不过是早晚的事，因此不免滋长了骄傲。在这样深更半夜，有的早已息马解甲，钻进帐篷睡了，就是那些放哨巡更的，也有不少偷着饮酒，不期睡着的。

排云上马，——那马自然摘了鸾铃。绕过那片焦地，四野静寂无声，一阵风过，远远飘来辽营的更梆声，稍后，梆音断了，只听见鸦儿河上流水夜喧，那些芦花深处，偶然还传来一两声鹭鸶的悲鸣，排云纵辔，走近了辽兵第一道壁垒。

她自然要警戒起来，但马却走得不疾不徐，显得从容镇定。第一次，竟安然闯过两个醉卧的辽兵身边，未被发觉。可惜走不多远，迎面闯着个巡哨的辽兵，那辽兵把双手一拦，问是“什么人？”排云不答话，暗拔佩刀在手。那辽兵连叫“下马！”扑到马前，排云立下一刀，辽兵扑地倒了。排云引辔向石芝坪而走。——那是去麟州的大路。

不想那辽兵仅伤了肩，他从地下爬起，把随带的胡笳吹动起来，那些宿营的辽兵闻声涌出，从四面向排云围裹而来，只听一片狂喊：“快拿敌将！快拿敌将！”

排云在马上一回首一望，辽兵来得真不少！前面是骑马的，后面还有徒步的。她看了丝毫不露惊慌，微微一笑说：“好嘛，你们来和姑娘跑跑马看，看谁个跑在前头？”若在旁人，必要把马打上一鞭了，可是排云非常珍惜马力，轻易不肯加鞭。她常